

戎政典第五十七卷

兵制部總論一

穀梁傳 作丘甲

三月作丘甲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漢書 刑法志

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

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庫里而軍政成庫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邊裔內尊天

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慙以技擊彊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最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茅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

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嬪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隤隤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執隱之以阨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總總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

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森起雲合果共軌之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于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鄢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白虎通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素幘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尙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尙書言歸假于

祖禰不見告于天知不告也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之天命已也使已也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親北面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伐紂時也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也王法年此受兵何疑句疑有重不絕人嗣也師行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鬪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子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廢

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外裔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黃憲外史 三軍

秦初作三軍徵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竊以爲驟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修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修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費必壅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況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輶輳寧輯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貧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密而相聞市無啼老道無鬪民和氣昭而四時寧諸侯歸仁焉今賢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士賜食于左右威暢于弘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毅恭彰彰甚矣然仁澤未霑

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弘農之民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饑寒之困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其三釁乎昔晉文公納襄王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父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力以事之而不爲詘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爲篡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塗人使諸侯乘于蕃林之上蟬飲蠶食向西枝而流嘅也當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爲諸侯資耳安能重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盡言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親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彊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昔警方戢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爲縱橫之士也王室凋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徼福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禦之

願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十年八百而已賢王其孰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軍

唐書 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

魏後周而備于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

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遼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遼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裔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裔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富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隄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

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

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引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國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 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于其始也深而易于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夫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于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

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

五代史 唐臣傳論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致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

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遼史 營衛志序

上古之世草木食巢居穴處熙熙于于不求不爭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亂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軒轅氏作戮之涿鹿之阿處則象吻于宮行則懸旄于纛以爲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士著而居綏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揆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奸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爲常然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閒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

宋史 兵志序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伐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

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今因舊史纂修兵志特制于熙寧保甲之前而附之鄉兵焉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條分而著之以見歷朝因革損益之不同而世道之盛衰亦具是矣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於農之遺意者惟唐府衛爲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於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由於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閒凡其制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旣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愛世之士屢以爲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於是聯比其民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迨崇寧大觀閒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